

世象杂谈

常有朋友称道我们夫妇俩心心相印，琴瑟和鸣。他们所不知的是，我俩百分之九百地达成高度共识的事唯有一件，那就是都对香烟深恶痛绝，堪称嫉烟如仇，且嗅觉灵敏，一丝烟味飘过便难以忍受，即便在路上邂逅“游烟”也必皱着眉屏住气速速绕开。那天傍晚途径一间饭店欲就餐，见墙上贴有“严禁吸烟”的牌牌，便放心入座。点菜毕，忽闻邻座向服务员讨要烟灰缸，感觉不妙，回头一看，果然有三根老枪已冒烟，立马向老板娘交涉，老板娘无奈而有歉意地让我们调换到靠近无窗的桌子去。孰知不到两分钟，又见另一边有客人也喊着要烟灰缸，未及点燃烟卷，倒先燃起了我们的怒火，指着“禁烟牌”喝问“怎么回事”？服务员唯唯诺诺，两边都不敢得罪。我俩当即决定就此罢吃，拂袖而去。

当然，已准备就餐，点的菜也已下锅，突然间拔腿就走，似乎不太礼貌。可是，怪谁呢？毫无疑问，烟民明知故犯显然不对，但店家的食言和纵容更难容忍。既然明示“严禁吸烟”，那么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约定，食客中的烟民一旦进店、入座，就应当视作认同禁烟约定，不然岂能跑路，也应将其视同一个承诺，表明本店负有禁烟的监管权利和劝阻吸烟的义务，让非烟民能放心地不吸二手烟。有烟民食客无视约定，店家提供烟灰缸就是背弃承诺，我等虽无力阻止，难道还躲不起？事实上，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不鲜。尽

迭趟搞大了，搞到荒漠无人区去了。六十岁出头的老头子了，吃没好好叫吃，晒没好好叫晒。像开足了发条一样，每天行进在汽车开几百公里都看不见人的沙漠戈壁。拍点照片像多少神圣的事业，从早上3点半起来拍日出到夜里厢12点半还在拍星轨。作孽啊！

不就是有迭点爱好嘛？哪能会这个样子的“拼”呢？

青海柴达木盆地，听是听说过的，不要讲没去过，也从来也没想过要到那种地方去啊！好了，参加了一趟摄影后期制作班，结束的辰光就组织到青海去行摄。讲是讲不要看条件艰苦，可以拍到别人拍不到的“大片”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对我促迭能中老年发烧友来讲是最具诱惑力的，好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打打背包兴冲冲就跟车走了。

当然想不到还要搭帐篷睡觉，而且还是沙漠地里厢。搭了半天都没办法立起来，要不是当地摄影协会的老法师帮忙，帐篷要散脱了，真要餐风露宿了。

迭辈子就是二十几岁当兵的辰光也没晒过睡袋啊！晒进去周边要用拉链拉起来的，我又长，翻来覆去的就是晒不适宜，下半夜开始大风呼呼，温度急剧下降，人就觉着有点冷飕飕，觉晒得迷迷糊糊，总是像晒着又像是没晒着。

吃一种比较现代的，倒是从来也没看到过的加热快餐，里厢好几只小包包，一只是水，还有一只我怀疑是石膏粉一类的东西，水倒下去会滚起来，就此加热。快餐饭听上去老好听，什么豆豉鸡腿饭，鱼香肉丝饭，但是只要吃过两顿，人就闷脱了，碰也不想碰了。就在行车途中乘汽车加油的空间到小卖部里买方便面榨菜吃，好吃煞了，打耳光不肯放。

几十年了，啥辰光人都有个梳洗的条件，进了沙漠就没梳洗，太不习惯了，像原始人一样。早上就是一瓶矿泉水，又要漱口又要喝，倒一点点在毛巾上，面孔胡乱揩一把。带了电动剃须刀，胡子却没办法剃，留得老长。

关键是在沙漠里好几天，浑身叽叽嘎嘎一直像有沙子，难过得不得了。白天，高紫外线强光暴晒，人还能不出点汗？奈何好了，浑身散发出来到底是啥个味道只好讲自己心里有了数了。

女摄友更加苦。荒漠当中露宿，四周光秃秃的，人总是要方便的，哪能办啦？雅丹地貌，走出一两公里，才有能够避人的，隆起来的大石堆。每每此时，女摄友只能二三成群，做长途跋涉。男摄友有时也要去，我就去过，但与女摄友真的撞上了倒也是老尴尬，所以往往是反方向走，走得更远，用时更长。难度在哪里？难度就在于对身体需求信号的预期，一定要更加早。

过去到过青海，也没觉着有啥问题，迭趟哪能觉着人老吃力。人家讲这就是高反。反正整天有点昏昏沉沉，坐在汽车上老是在打磕冲。想想就是拍拍胸，做啥要弄得嘴吃力啦？闲话讲转来，也算是今生今世从来就没有过的生命体验吧。人嘛，只要没啥危险，体验体验总是好的，现在讲起来也是蛮时尚的一桩事体。

至于讲跑到嘴远，是不是拍到大片呢？当然啰，有没有大片不好自己讲的，但我可以透露一点：受到过阿拉老师的表扬：讲老马迭趟进步老大，有大片！

管上海早就立法禁止公共场所吸烟，但一边是“禁烟牌”高悬，一边仍是烟雾缭绕，能辟设一个“无烟区”已属最佳状态了。禁烟固然需烟民的自觉，而监管者的依法依规践行则尤为重要。你想嘛，要是店家绝不提供烟灰缸，还有几个食客会顽固放肆地在就餐时吸烟呢？在严格禁烟的飞机航班上，烟鬼们几小时、十几个小时不得吸烟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？唯恐真禁烟会坏了饭店的生意？依法行事，定出规矩，做出特色，才不会没有客人呢，不信试试！

每每遇到类似的烦心事，就格外感佩国外一些大城市的禁烟之严。有段时间小住多

“禁烟牌”PK“烟灰缸”

怡然

伦多，在大大小小的餐馆饭店里从未见人吸烟，也不见犯了烟瘾的食客在门外肆无忌惮地吞云吐雾。一次问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的女婿：“要是有人在饭店里吸烟会怎么样呢？”女婿很奇怪我会提这个问题，但旋即反问：“敢？”怎么会有人敢于以身试法，而店家又怎能斗胆冒“连坐”之虞眼开眼闭呢？后来在女婿找来的安大略省禁烟条例里读到两条强制性原则，一条是保护非吸烟人士免受二手烟的危害，另一条是公共场所无烟灰缸。还曾向旅居巴黎的一位老同学询问，自从法国实行禁烟后，见到过有人在室内抽烟吗？万一抽烟，会遇到什么样的处罚？老同学发愣了，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

或许是出生在农村的缘故吧，对于乡间和田野，我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，怀念那无边的田野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随风摆动的谷穗将无边的田野涂抹得一片金黄，鸟雀们在其间欢快地鸣叫。老天爷仿佛知道农民收获的不易，每逢收割的那几天，天气总是晴好，到了稻麦进仓以后，总是要下几天

小雨，那催人入梦的沙沙雨声，听上去是那么的舒适和温柔。

高一那年暑假，我回老家探亲，住在大姐家，大姐知道我喜欢吃土鲜，捡了几根玉米，放在土灶刚熄灭的灰里烤。还没等玉米熟透，我就先扒出一根啃了起来。那可是真正的“有机食品”，虽然偶尔有几粒熟得不透，但那种喷香诱人的滋味，现在想来，依然满嘴生津。

现在这一切只能成为思念了。生活在水泥森

林中，间或有点绿化，也时刻担心被拥挤不堪的汽车碾压蹂躏。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，田野在步步后退。曾几何时，到处可见成片的田野，已经被各种建筑和设施吞噬。回乡探亲，记忆中那无边的田野也被“生长”出来的村庄分割成片

片“苗圃”。是的，随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，住得也越来越宽敞。但是随之而来的是，人们离开自然也越来越远。现在住在市区的孩子们，再也不企盼家长指着天上的星星给他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了。因为现在城市的夜空是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”！即使是在原来设置天文台的余山，晴朗的夜晚也看不到几颗星。

但是，人类天性是离不开大自然的。人的生活越富裕，回归自然的心情也就越强烈。城里看不到

女儿不经意怀孕了，可是全家人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家里已有一个七岁的男孩，正上小学，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要照顾，我们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，再要添个二宝，更是力不从心。

女儿女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提出到女婿工作的挪威去了，我们同样有顾虑。女儿从小学到研究生毕业，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，生活能力有限。中国人生孩子可是大事，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，无亲无故，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，到时能行吗？

女儿终于带着大儿子，踏上了去异国他乡生育的路。

好在有微信，我们每天在上海和奥斯陆之间保持联系，有图有真相，关心兼监督，担心渐渐少了。

女儿到达奥斯陆后，就找到了社区的家庭医生，在医生安排下，到医院做了检查。挪威生育服务是全部免费的，条件很好，胎儿也很正常。大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去插班读书，女儿每天还要挺着肚子接送儿子。

4月25日，外孙女出生了。医院是事先选好的，一人一间产房，还派了个助产士照顾，生产也很顺利。医院里有免费餐厅，饭菜品种丰富，自行取用就可以了，不必家中准

题，“怎么可能？法令既出，必须遵循，法国人的脑子就是如此‘一根筋’！”

这不正是文明社会、法治社会的表征？同样是控烟、禁烟，我们的差距何其大也。久禁不绝的根源不仅在于法制意识薄弱，且往往会“好心”地对烟民予以宽容和照顾，虽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，却还要特辟一块“吸烟区”，搞一个“吸烟室”。但研究表明，所谓“吸烟区”“吸烟室”对防烟、控烟其实无效。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，吸烟室大门敞开，在其周边吸烟者比比皆是，本应封闭的吸烟室形同虚设，污染严重，并殃及“禁烟区”。可见吸烟室犹如一个“大烟缸”，不仅无屏蔽烟雾的作用，反倒有像提供烟灰缸那样的“默许”乃至“诱惑”意味。美国工程师和公交协会做过的研究也显示，按照现在的通风和空调标准，还无法完全隔绝二手烟，唯一的方法是室内全面禁烟，真正实现无烟化。

一个让人宽慰的消息是，“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”本月将在上海举行，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即将颁布之际，近日，上海三大火车站和两大机场的室内吸烟室先后被全部撤除，屋顶下也不再摆放任何形式的吸烟器具。这便是有法必依辅之以强硬的管理手段。拍手称快之余，又企图得寸进尺了：火车站和机场尚且能撤除“大烟缸”，其他公共场所形形色色的“烟灰缸”是否也该统统休矣？什么时候外国朋友问起上海的禁烟状况，让我也能淡定地说：这是，是问题吗？



日本女孩

(中国画)

何家英

自然风景了，就出去旅游，去看几天青山绿水，享受几天大自然的气息。

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曾经说过：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

秋到江南，红叶满山，清溪流过碧山头，空水澄鲜一色秋。这是老上海人最开心的季节，石库门弄堂里一改沉闷的气息，孩童们在天井里斗蟋蟀，旁边的夜饭花开香甜四溢……唐人白居易句：“不堪红叶青苔地，又是凉风暮雨天。”对于秋天，古人容易悲秋，叹人生苦短，悲人间无常，所以古诗中常常跳出苦、恨、愁、悲、离、病的字眼。今天，咱们中国人的生活正处于一个社会和谐幸福美满的全盛时代，秋天，对于当代人来说正是大好时光，出游、赏花、饮酒、读书，听钱塘涛声看晚霞，持阳澄美蟹观秋水。知足常乐，开心过好每一天。

我喜欢淅淅沥沥的秋雨，把夏日的油气洗涤一清，它能给游子带来更多的思索，雨夜，最好身处山涧边的茅草屋，油灯下夜读，品茗，遐思，冥想，秋虫鸣处唧唧闻，雨敲蕉叶滴滴声，夜阑人静，一阵山风吹散黑云，几缕月光钻进窗棂，洒下一片水银色，恍然疑是地上霜？品味一下唐诗中的秋月静夜思的意境，人生在世，无限美妙，无限乐趣，无限光明，何来伤春悲秋之感怀？

我喜欢山间桂花飘香，更喜欢诵读：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；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！秋天杭州的满觉陇，桂花惊艳，香满空山，落英如雨，满山满地金色一片，故有“满陇桂雨”之美誉。有人问我为什么桂花树叫“木樨”，查北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：“浙人呼岩桂木曰木樨以木之纹理如犀也”诗云：“团团岩下桂，表表木中樨。”木樨，古人称木犀，后人加了一个木字旁。桂花品种有年桂、四季桂、月桂三种，年桂每年秋月开花，也有花落后再开一二次，四季桂每年发花四次，月桂每月开花。桂花花色有白色银桂，黄色金桂，集香甜之花可以制作成糖桂花做糕饼甜羹甚佳。开橘红色花叫丹桂，花也是名贵香料。

我喜欢深秋邀三四友人同去苏州天平山坐看红枫，人生惬意之事，枫叶经霜，红灿若花，此时围坐在天平山上白云亭钵盂泉方桌旁，僧人煮茶啖客，一杯碧螺春茶，钵盂泉水沏成，听枫涛叶落无声，观茶沸蟹眼有形，品绿茶，赏红枫，看白云，诵唐诗，阵阵山风吹响幽谷，眼前，一片红叶飘落在茶杯旁，有缘聊助品茗之兴，夜里老街听一曲评弹，洵为人生至乐！

从前，秋天里石库门里看孩童斗蟋蟀是有趣事，曾听弄堂里绰号叫“老刘忙”的朋友刘国斌兄讲，他们小时候常常去七宝捉蟋蟀，那里的虫斗起来凶狠，头项肥，脚腿长，身背阔，红头青项，翅金，麻头透顶，金翅白腿，头色呈青金色、紫樱桃色、黄古铜色，柿子头、宝石头，金色牙、紫色牙皆属上品。是呀，秋天里的油葫芦、蟋蟀、蝈蝈号称中国三大鸣虫，但是最让以前小囡开心的还是玩蟋蟀呀。

觉，可是对游玩显然很有兴趣，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东张西望，很少吵闹。他们还带着一大一小一双儿女，到邻国丹麦去玩，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、汽车全都坐遍了。外孙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乐高乐园游玩，小宝宝也莫名其妙地“被旅游”了。

回国的日子到了，女儿订了个前面有篮子可以放小宝宝的飞机座位，只花了二百元人民币。小宝宝就睡在这个篮子里，不远万里回到了上海。

当看到在挪威出生的二宝，非常健康活泼，依偎在怀里的时候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原先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，传统的坐月子方式是可以改变的。简单，是不是坐月子的另一个选择呢？

回家之后，就发现二宝的问题了，每天早上很早醒来，哭闹的时候，抱到小区的水景园一圈，又咧开嘴笑了，屡试不爽，我们称之为“小旅游”，不是小宝宝打出生就满世界跑，形成的习惯呢？

二宝的到来让妈妈感到要谨慎坦然地生活，家里人是用来感激和疼爱的。

十日谈

二宝故事